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海军 征战纪实

黄传会 舟欲行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黄传会 舟欲行 著

海 军 征 战 纪 实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军征战纪实/黄传会 舟欲行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0.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ISBN 7-5033-1093-6

I.海… II.①黄…②舟 III.海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IV.E273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jfwycbs@public.bta.net.cn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0年10月第1版 200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字数:321千字 印数:1-7000

定价:20元(膜)

目 录

第一章	从黄土地到蓝海洋	(1)
第二章	初试锋芒	(42)
第三章	潜艇春秋	(83)
第四章	长江不会忘记	(110)
第五章	夺回制空权	(122)
第六章	激战一江山	(135)
第七章	海峡风云	(161)
第八章	蓝天长剑	(197)
第九章	大海战	(239)
第十章	较量	(294)
第十一章	南中国海告诉我们	(323)
第十二章	蓝鲸入海	(352)
第十三章	当祖国召唤的时候	(373)
尾声	迎接新世纪	(402)

第一章 从黄土地到蓝海洋

决战前夜

历史的车轮滚进了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

从这一年第一天发生的事件开始，便向全世界预告：一九四九年在中华民族的编年史上，将是极不平常的一年。

清晨，号称远东第一大城市的上海，被乳状的浓雾紧紧地裹挟着。破旧的有轨电车带着叮叮当当的响声，开始在狭仄的街面上慢腾腾地穿行。但矗立在外滩的那一幢幢欧式的古老建筑物：百老汇大厦、汇丰银行大厦、海关大楼……似乎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

一声清脆的卖报声，引来了报童们此起彼伏的喊叫声：

“卖报！卖报！《中央报》，《大公报》！”

“元旦特大新闻，蒋总统发表新年文告！”

“国共即将和谈，蒋总统打算引退！”

“卖报！《申报》、《亚细亚报》！”

……

上早班的职员，下夜班的官员，早起的市民，纷纷掏出零钱，接过报纸，只见各大报都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中华民国总

统”蒋介石的元旦文告。

总统发表元旦文告

全国同胞：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开国纪念日。自国父倡导国民革命，创建中华民国，开国至今，整整经过了三十七年。在这一个时期之中，革命先烈爱国军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饱经挫折，备历艰辛，宪法才得以实施，宪政才告成立。我们今日在宪政政府成立之后第一次举行开国纪念，深觉岁月蹉跎，建国事业如此迟滞，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实在是感慨万分。溯自抗战结束之后，政府唯一的方针在和平建设，而政府首要的任务在收复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以期保持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三年以来，和平建国的方针遭逢了阻挠，东北接收的工作也竟告失败，且在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东北九省重演“九一八”的悲剧。华东华北工商事业集中的区域，学术文化荟萃的都市，今日皆受匪患的威力。政府卫国救民的志职未能达成。而国家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这是中正个人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惭惶悚栗，首先应当引咎自责的。

……今日戡乱军事已进入了严重的阶段，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历史文化的续绝，都要决定于这一阶段之中，而我同胞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自由或奴役，生死或存亡，也要在这一阶段决定。

……所以和战问题盘旋于每一同胞的心胸之间，而政府为战为和亦更为每一同胞所关注。……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

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道这个问题的决定，全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同在元旦的清晨，中国共产党则通过设在北方一座小山村里的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放了毛泽东主席的新年文告——《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战争的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

不由进攻转入防御……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在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蒋介石的文告，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狡诈；

毛泽东的文告，则充满了一种难以抑制的自豪和气魄！

两个文告，揭开了一九四九年的帷幕……

宁波奉化溪口，蒋介石的故乡。

四明山的绮丽风光和九曲剡溪的灵气，使蒋介石至死都对这块土地怀着深深的依恋。在他统治大陆的二十余年间，他几乎每

年都要回乡一两次；而每次下野，溪口都是他首选的蛰居之地。

元月二十二日，农历春节的前七天，在政治生涯中第三次下野的蒋介石，再一次返回溪口。

前一天，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官邸宴请五院院长，正式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其实，这不过只是他的缓兵之计。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蒋介石，他知道大陆已经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他在悄悄安排退路，做撤出大陆的准备。

回到溪口以后，蒋介石表面上不动声色，显得非常的平静。在早春的冷雨薄寒中，他带着儿子蒋经国，孙儿孝文、孝武及孙女爱伦，祭扫祖坟家庙，流连于山水之间。

农历正月二十一日，蒋介石让人备了轿，祖孙三代专程到三十里外的葛竹外婆家扫墓，并住了一夜。蒋介石神情严肃，多次叮嘱表弟王良穆：“你过几天到溪口来，我在家等你。”临上轿前，又再重复了一遍。王良穆日后回忆说：“表哥这次来特别客气，当时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直到他离开溪口，才知道他原来是想叫我们跟他同行啊！”

是的，在家乡的日子已经所剩不多了。

一个月前，蒋介石突然宣布了一项重要的人事安排：任命宠将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种种迹象表明，他将把台湾岛作为大陆失陷后，蒋家王朝的最后落脚处。

神不知鬼不觉之中，蒋介石在经济方面搞了一个大动作。他命令中央银行将中央、中国银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转存入私人户头；将上海国库里价值三亿七千万美元的黄金、白银和外汇转运台湾。

当然，深谙政治的蒋介石，更看重的还是人材。从政界到军界，从经济界到知识界，以及各类名流，他都悄悄做了部署，凡是能网罗到的，统统带到台湾。

“拔地万重清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机丝织，映日还成五色文。”七百年前，宋代诗人王安石游溪口附近的雪窦山景区时，留下著名的观瀑布诗一首。

如今，蒋介石站在千丈岩瀑布前，他全然已经没有了当年王安石的那种闲情逸致。望着千丈瀑布在阳光下不断变幻的五彩霓虹，他凝眉久久无语。

“爷爷，爷爷，您看那彩虹！”孝文又指又嚷。

“不对，不对，那不是彩虹，那是水花。”孝武在一旁争辩。

“那是水花变成的彩虹！”孝文不服地说。

孝武：“爷爷，您说那是水花还是彩虹？”

蒋介石依然没有言语。

蓦地，他转脸问蒋经国：“我交待过，让你派人去找萨镇冰，找到了吗？还有那个陈绍宽？”

蒋经国一时语塞，支吾着不知该如何回答……

蒋介石深懂得国民党虽然即将撤出大陆，但国共之间必然还有一场持久的激战。台湾与大陆之间隔着一道海峡，海军将是日后打仗的主要力量。趁着刚刚从大山走出的共产党“土包子”们，还顾不及去考虑组建海军，将海军人才统统搜罗至台，至关重要。

萨镇冰和陈绍宽都是举足轻重、赫赫有名的海军将领。海军在位和不在位的将领，大多是他们往日的袍泽。他们的政治态度对海军人员的去从，影响颇大。

萨镇冰字鼎铭，清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生于福建福州。一八六九年，年仅十一岁的萨镇冰，被沈葆楨主理的福建船政后学堂第二届驾驶班录取。三年后，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被派往上年刚建成试洋的“扬武”兵舰实习。一八七五年，船政局将“扬武”舰改为练舰，专供学生操练之用，萨镇冰参与了这次出国远航。

一八七七年，经洋务派极力促成，清政府派出第一批船政学堂毕业生，前往英国和法国留学。其中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等登英国海军铁甲舰实习，萨镇冰、严宗光、林永升等人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一八八〇年四月，第一批出洋的留学生，学习三年期满回国。此后十余年间，船政又派送三批留欧生。这些近代中国最早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的留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名震中外的思想家、军事家和科学家。

萨镇冰回国后，先在“澄庆”舰任大副，后又就任天津水师学堂管轮学堂正教习。一八八八年十月，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萨镇冰调任“康济”练舰管带。在管带“康济”练舰八年间，萨镇冰为海军培养了大量的人材，尔后海军的诸多高级将领，皆出其门下。

甲午海战中，“康济”因是练舰未参战。丁汝昌遣萨镇冰镇守威海刘公岛外的日岛。日岛仅设两门地阱炮、两门速射炮，萨镇冰率官兵与各舰及刘公岛炮台紧密配合，浴血奋战，直至最后。甲午战败，他被罢职回抵原籍。

一八九八年，萨镇冰得以复出，调任“通济”练舰管带，与叶祖珪等肩负起重振中国海军的重任。叶祖珪病逝后，他成为第一代海军将领中仅存人物。一九〇五年，萨镇冰被升任总理南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一九〇九年，又被任命为海军大臣。受命于危难之时的萨镇冰，拟定了一系列重振海军的计划，其中包括“改良军制，培养人材，先求内部组织之健全，再以渐进方式辟军港、建要塞、筑炮台、购机器……”虽苦心经营，但海军实力已远非昔比。

清廷崩溃。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萨镇冰曾三次任卸海军总长职。一九二三年，就任福建省长。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萨镇冰因曾为北洋政府大员，且年事已高，此后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二十余年间，始

终未担任过任何实职。

名为赋闲，萨镇冰仍关注国事，每每见国难日深，便忧心忡忡。抗战爆发后，年逾八旬的老人，主动请缨，前往南洋各国为抗日救国而募捐。

萨镇冰的一生，是为中国海军呕心沥血的一生。他为海军培养了众多的将领，在海军的影响根深蒂固。

正鉴于此，蒋介石绝不会把萨镇冰留在大陆，留给共产党。

去年七月，李宗仁副总统受托亲临福州，前往佛教医院面见萨镇冰（此时萨因患皮肤病而住院治疗）。李宗仁开门见山，说此次来闽，得蒋总裁之托，向萨上将致意。并说：“时事难测，形势多变，福州不宜久居。蒋总裁敦请即往台湾暂住。上将若拟乘飞机即派专机，若拟坐军舰即派军舰。”

萨镇冰却早已把蒋介石看穿了。听罢，他摆了摆手，说：“蒋先生盛意可感，无奈本人年老久病，寸步难行，确实无法离开福州。即请转告蒋先生，代达歉意。”

李宗仁走后，萨镇冰遂交待家人：“日后，有人会注意我的健康情况，病愈亦不回家，以防强迫去台。”

萨镇冰给了蒋介石一颗软钉子，陈绍宽给蒋的却是硬钉子。

陈绍宽也是福州人。萨镇冰任“海圻”舰管带时，陈绍宽的父亲陈伊黎为“海圻”舰的中士管轮。有一次，绍宽登舰探望父亲。萨镇冰见其活泼聪颖，嘱其学好国学，报考海军。一九〇五年，陈绍宽果然以优异成绩考取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先后代“肇和”、“海容”等舰舰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派赴英国观战并随军参战，战后以中国海军专门委员身份出席巴黎和会。此后，他历任海军署长、海军部政务次官、海军部部长，授海军上将衔。然而，国民党海军派系林立，杀机四伏。陈绍宽苦心周旋，伤透了脑筋。

抗战胜利，蒋介石抢先摘“桃子”。军委会电令海军总司令

陈绍宽率舰北渡辽东，抢占东北。一直不满于蒋对日军的不抵抗政策和官场中的腐败，陈绍宽这时再也克制不住了，他复电军委会：舰艇均在维修，无舰可派。即使有一两艘可以动弹，但无煤炭，请先拨煤炭费。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一时蒋介石也不知该如何处置。多年来，蒋介石一直不喜欢陈绍宽的脾气，却又惜其才德。陈绍宽避色如仇，避财如火。蒋有心将宋美龄的表妹说给他，被他婉辞拒绝；英皇加冕给他十万美金，他全部用来为海军造水雷。如此德才之人，当时真是寥若晨星。

然而，不久陈绍宽还是在派系的倾轧中，被免去海军总司令之职，成了空有其名的国民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的一名“顾问”。而取代他的是蒋介石的亲信、所谓的“十三太保”之一、对海军一窍不通的桂永清。

无官一身轻，正好可以解甲归田了。在上海至福州的客轮上，陈绍宽将印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党证撕碎，扔出窗外，连同自己四十年的海军梦，统统埋葬于大海之中。

回到福州南郊的胪雷村，五十六岁的退役海军总司令，杜门谢客，披览史籍，种花钓鱼，过起了隐居生活。

即将退出大陆的蒋介石没有忘记他。

元月，福建省主席朱绍良践命到胪雷村规劝陈绍宽，吃了一个闭门羹。

春节刚过，朱绍良再访，陈绍宽躲避不及。

朱绍良小心翼翼：“陈上将，小弟奉委座之命，前来问安。”

陈绍宽淡淡一笑：“在下早已解甲归田，如此惊动大驾，实不敢当。”

朱绍良：“桂永清到今天也不过还是一个海军代总司令，海军总司令的位置，陈上将是众望所归。”

陈绍宽：“过奖了。”

朱绍良支支吾吾，最终还是漏出真言：“陈上将，小弟实不

敢相瞒。委座已几次电令小弟，敦请总司令离闽赴台，共商国是。小弟已经备下专机伺候。”

陈绍宽勃然变色：“陈某人年逾花甲，心同死灰。更何况鸟恋故林，狐死首丘，朱长官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吧？”

朱绍良依然不放过：“委座旨意恐不敢违背。”

陈绍宽忽地站了起来：“蒋委员长如一定要我飞往台湾，我将从飞机上跳下，好葬身在故乡的海里！”

朱绍良见陈绍宽决心已定，说服不动，不得不诺诺而退。

这一切，蒋经国知道得一清二楚，却始终未向蒋介石明言。

望着日益显得消瘦苍老的父亲，蒋经国不忍心再给他增添烦恼……

萨镇冰留下来了，陈绍宽留下来了，国民党海军中将曾以鼎、李世甲，以及数以百计的海军要员，包括周应聪、王致光、曾国晟、邓兆祥、方莹、邵新、杨道钊、吴振南、陈景芎、林献圻、严寿华、陈复、刘德浦、林忠、林知渊、陈书麟、郑震谦、陈法侃、蔡鸿干等，均出以大义，效仿萨、陈，通过不同的方式留了下来。

他们为尚未诞生的新中国海军准备了一笔财富！

“厚 礼”

西柏坡——中国河北极普通的一个小山村，历史老人决没有想到，她会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一块圣地。毛泽东以这个小山村为统帅部，指挥了威震中外的三大战役，将纠缠了几十年的老对手蒋介石，逼进了绝境。

二月的西柏坡生机勃勃，滹沱河开始化冰了，清澈的河水唱着欢歌奔流向前。

两年前，当蒋介石身披黑色大氅，迈着自信的步伐从峨眉山

下来时，他向毛泽东投去的是一道蔑视的目光。那时，他的手中掌握着二百四十八个师，总兵力达四百三十万人。而且，他的背后还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杜鲁门政府在做后盾。美国佬不惜血本，为他装备了五十七个美械和半美械师。那时候，蒋统区的面积为七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六；人口为三亿四千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一。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主要交通线，几乎所有的近代工业都在蒋介石的手中……

这才多少时间，局势竟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场瑞雪覆盖了西柏坡。

在一间低矮的民房里，身材魁梧的毛泽东，双手捧着一只热茶缸，正注视着墙上——那幅布满了红色标记的地图。那一个个红色的标记，象征着正义的力量。他想起了一九四一年夏天，在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花船上，曾经对同学肖子升预言：共产党将会在三十年到五十年内夺取政权。如今，预言即将提前实现。

一个月前，毛泽东在一份亲自起草的电报中要求，刘、陈、邓的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在现地区做三个月至五个月的时间准备。他强调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

天津解放，北平解放，每天都有捷报传来。

两个月后，以刘、陈、邓为首的总前委，奉中央军委的命令，率军直逼长江。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和战友们正在紧张地筹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机要参谋兴奋地报告：“主席，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重庆’号宣布起义了，今晨已经驶抵烟台港。”

毛泽东接过电报飞快地看了一遍，连声说：“好，好！这是

一个信号，表明南京政府已经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内部火山爆发，广大的海军官兵在觉醒，历史的车轮谁也阻挡不了！”

一旁的周恩来笑着插了句：“这是蒋委员长给我们送的一份厚礼啊！”

“重庆”号巡洋舰，原为英国皇家“黎明女神”号。一九三六年九月建成，标准排水量五千二百七十四吨，满载排水量七千五百吨。最高航速三十节，续航力四千海里。装有一五二毫米主炮、一〇五毫米副炮、鱼雷发射管等武器，是三十年代第一流的巡洋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海关的六艘缉私艇，在香港为英国所征用。日本攻陷香港时，英国人将缉私艇沉入大海。战后，中国政府要求英国赔偿。几经交涉，英国政府答应以“黎明女神”号巡洋舰相抵。同时租借给新型驱逐舰“孟狄浦”号。

一九四六年二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开招募青年学生赴英受训，接收军舰。一批热血青年，如王颐桢、陈鸿源等人，怀着“洗刷国家积弱的耻辱”、“产生崭新的海军阵容”的愿望，报名当了学兵。其中，毕重远等还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中共候补党员。

二百多名学兵，由邓兆祥舰长率领，搭乘英国邮船“澳洲皇后”号，于一九四六年底驶达英国。他们日夜苦练，期待着早一天将军舰开回祖国。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在朴次茅斯港，“黎明女神”号移交中国海军，并改名为“重庆”号。

九月，“重庆”号经两个月的航行，返回中国。当船抵达吴淞口时，水兵们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他们将水兵帽高高地抛起，大声呼喊：“祖国，我们回来了——”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偌大的外滩，到处停靠着美国军舰，竟然没有“重庆”号的一个泊位。军舰不得不缓缓逆江而

上，快近傍晚，才在偏僻的南市找到一个锚位。

八年抗日，浴血奋战，换来的依然为半殖民地！

十月三日上午，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周宪章突然来到舰上，下达了“紧急出航”的命令。这是“重庆”号归国后执行的第一个任务。

军舰驶出了长江口，邓兆祥问周宪章：“到什么地方，执行什么任务？”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周宪章显得非常神秘。

六日中午，“重庆”号驶抵塘沽，奉命在港口外锚泊待命。

下午三时，一艘驳船从塘沽开出。邓兆祥没有料到的是，上舰的竟是蒋介石。随后是海军总司令桂永清。

晚上，蒋介石在舰上召开了“辽沈战区高级军事会议”。由于锦州告急，蒋介石严令东西两路援军加速推进。东路军在锦州、锦西两座重镇的咽喉之地——塔山、高桥一带受到了人民解放军十纵的顽强阻击。于是，打开塔山通路，成了援锦的关键之战。至此，邓兆祥才知道，海军这次急令“重庆”号北上，是为了支援东进兵团作战。

十三日，桂永清命令“重庆”号在葫芦岛港外抛锚。随即用六门一五二（毫米）主炮，进行不间断的齐射，猛轰西海口、大红营子、高桥等地。

邓兆祥站在指挥所里，望着远处弥漫的硝烟，神色忧郁，一声不响，竭力在克制自己的情感。此时，他的心情与战位上大多数的水兵一样：我们漂洋过海去学海军技术是为了进行内战吗？我们的一五二大炮是用来屠杀自己的同胞吗？

“重庆”号官兵们多年来的憧憬、追求和信念，在这隆隆炮声中开始动摇、破灭……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直逼长江，全国局势急变。王颐桢、毕重远、武定国、陈鸿源、洪进